

杜甫「詠柏詩」意象內涵與崇高美探析

鍾宇翡*

摘要

杜甫善詠物，其詠物詩作量多質精，托物寄情以疏胸臆。杜甫詠柏詩除了繼承《詩經》詠柏之「貞德隱喻」與「壽命想望」傳統，更成功塑造了諸葛亮的不凡藝術形象。杜甫人格心性與詩藝內蘊因顛沛流離之人生歷程而豐厚，沉鬱頓挫之「崇高美」特質也由此淬鍊出。杜甫詠柏詩外部特徵因「句型長短參差」、「句法對映反襯」技巧之運用，具有險峻奇崛的氣勢，顯現出「頓挫」之崇高美；內部特徵則因「語類悲涼哀愴」、「色調灰暗空濛」、「入聲仄字聲情」的運用，具有渾厚凝重的意蘊，而顯現「沉鬱」之崇高美。沉鬱頓挫之崇高美，使杜甫詩亙古不朽。本文擬以杜甫詠柏詩為研究範疇，從詩作時空背景、意象內涵與章法結構等角度切入，透過作者經歷、心性與文本的交互探討，析論杜甫詠柏詩意象內涵與沉鬱頓挫崇高美意蘊。

關鍵字：杜甫、詠柏詩、崇高美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壹、前言

詩學之要，莫先於詠物。中國古典詩中，詠物詩數量最為可觀。詠物詩表面上是對物象外表的描寫，實則是詩人藉此將思想情感寄託於物象背後。詠物詩中，以詠花木詩之發展最早也最蓬勃。探究其因，除了因花木予人的生命感最深，容易引發共鳴，更重要的是花的顏色、香氣和姿態引人入勝、意象鮮明，由花所觸發的聯想也最豐富的緣故。¹詠物詩有「寫物」、「寄意」二法。「寫物」是指作者自居旁觀立場，以物為命題主體，極盡摹寫之能事，力求物象的表現，以充分發揮詠花木創作客觀的藝術性；「寄意」是以物化、移情作用為基礎，作者情感置於其中，使物我互相觀照，這種將一己情志融入寄託於作品中之詩，往往最能發掘詩人內心不為人知的意念。

柏樹自《詩經·柏舟》開始，便是詩人生命狀態之象喻，歷代詩人藉大量詠柏詩，反覆地將自己的精神、品味、志節與柏樹「質密、芳香、耐久、姿美、耐寒」等特質加以聯繫轉化，通過柏與人格之認同，肯定詩人自我生命價值。

唐代詩人詠柏詩作，不論是在量與質上，均明顯超越前代。檢視《全唐詩》所錄，以柏入詩題者近六十首，而以柏入詩句者則多達五百餘首。在這些詠柏詩作之中，尤以杜甫詠柏詩格外具有指標性意義，蓋柏樹因其質堅耐寒的樹質向被視為品格高潔，堅貞有節的象徵。但自先秦迄漢魏六朝，柏樹並未被用以與專一特定人物相連結。到了唐代，柏與諸葛亮之間，被杜甫做了緊扣的形象連結，柏與諸葛亮遂融而為一體，成了唐以下詠柏詩之重要意象表徵。

杜甫，中國詩歌史上亙古璀璨的明珠，從唐睿宗先天元年(712)到唐代宗大曆五年(770)，以一千四百餘首詩歌紀錄五十九年流離困頓一生，更見證唐代由盛極而衰之歷史軌跡。杜甫善於詠物，根據〈唐代詠物詩發展之輪廓與軌跡〉統計，杜甫現存一千四百餘首詩中，詠物詩共有三百一十六首²，約佔其現存詩歌之五分之一以上。杜甫詠物詩不但數量多，而且體裁廣闊、命意深遠，其中的興寄傾向十分明顯。透過借物達意、託物寄情等技法，表達主觀情志、發疏胸臆之塊壘。

歷來研究杜甫詠物詩之論著質量皆備，博碩士論文如：簡恩定《杜甫詠物詩研究》³從託物起興、擬物比況、沈鬱頓挫、不即不離、因小見大、洋溢生命力等六部份，來討論杜甫詠物詩寫作承襲與創新之處；歐麗娟《杜甫詩之意象研究》⁴整理出杜詩中持續出現的意象主題，論析其中所蘊涵之詩人情志、理念和生命狀態；黃淑梅《杜甫飲酒詩研究》⁵，以杜甫的詩作中與酒有關的詩篇做分類探討，結合了杜甫個人生平的傳記資料，以探究其藉飲酒詩來呈現和抒發的種種情

¹俞玄穆：《宋代詠花詞研究》，政大中文系碩士論文，1986年，頁119。

²胡大浚、蘭甲雲：〈唐代詠物詩發展之輪廓與軌跡〉，《煙台大學學報》第3期，1995年，頁22。

³簡恩定：《杜甫詠物詩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82年。

⁴歐麗娟：《杜甫詩之意象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1年。

⁵黃淑梅：《杜甫飲酒詩研究》，玄奘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0年。

感，嘗試從杜甫的一生經歷中，分析其飲酒詩寫作內涵的精神樣貌；林雨臻《杜甫詠雨詩研究》⁶從五十二首雨詩裡探討杜甫的客觀物象與主觀生命情感的融合；

探討杜甫詠物詩之期刊論文則如：劉詠濤〈杜甫兩川時期的酒詩—兼談《李白與杜甫》中的有關論述〉⁷將杜甫兩川時期酒詩，置於歷代愛酒、寫酒之詩人與詩歌大背景中觀照比較；李景焉〈杜甫筆下的三國詩〉⁸分析杜甫三國詩的藝術成就與現實意義；周艷菊〈杜甫詩中的漂泊感〉⁹探討杜甫後期作品中漂泊感的具體內容，以及浮萍、轉蓬、鷗雁、扁舟等漂泊感的意象表現；歐麗娟〈杜甫詩中的妻子形象—地母/神女之複合體〉¹⁰從杜甫筆下的妻子所呈現之地母/神女矛盾複合體，探討杜詩中所隱涵的性別差異與多重視角；宋金亮〈杜甫「杜鵑詩」及其杜鵑情結〉¹¹探討杜甫入蜀後「杜鵑詩」中具故國之思與詩史價值之象徵意義；朱明明〈試論杜甫詠物詩所體現的中庸思想〉¹²探討杜甫詠物詩之借物達意、托物寄情技法，體現了儒家「哀而不傷」詩教；周艷菊〈杜甫詠雨詩的情感分析〉¹³探析杜甫「因雨而喜」、「對雨而愁」與「值雨而賞」的三種情感生發過程；薛世昌〈鳳凰意象：杜甫的精神圖騰〉¹⁴探討杜甫透過鳳凰書寫所表現的高遠心靈視角與高貴人生精神；黃奕珍〈再論杜詩中的鷺鳥象徵〉¹⁵探究杜甫描寫鷺鳥之個別差異時所使用之筆法，並對以「詠物明志」鷺鳥意涵詮釋做精細分判。

意象是詩歌基本要素之一，是作者主觀情感與客觀物象結合的產物。在中國詩歌史的悠久歷史中，「柏」由一種不帶任何主觀情感的自然物，經過時間的沉澱與歷代詩人情感與想像的注入，成為文學傳統中涵蘊深遠獨特的鮮明意象。翻開清俞琰《歷代詠物詩選》、清聖祖《廣群芳譜》、張廷玉《佩文齋詠物詩選》，詠柏詩數量甚豐，在杜甫作品中，以柏入詩之作品共二十首，本論文擬以杜甫詠柏詩為研究範疇，從杜甫詩作時空背景與人生歷程、個性心性，以及詩藝技巧，這三個路徑切入，透過作者與文本的交互探討，呈顯杜甫詠柏詩意象內涵與沉鬱頓挫崇高美。

⁶林雨臻：《杜甫詠雨詩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1年。

⁷劉詠濤：〈杜甫兩川時期的酒詩—兼談《李白與杜甫》中的有關論述〉，《成都大學學報》第5期，2005年，頁73-74。

⁸李景焉：〈杜甫筆下的三國詩〉，《成都大學學報》第6期，2006年，頁66-72。

⁹周艷菊：〈杜甫詩中的漂泊感〉，《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14卷第2期，2009年4月，77-79。

¹⁰歐麗娟：〈杜甫詩中的妻子形象—地母/神女之複合體〉，《漢學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6月，頁35-70。

¹¹宋金亮：〈杜甫「杜鵑詩」及其杜鵑情結〉，《延安大學學報》第32卷第3期，2010年6月，頁96-101。

¹²朱明明：〈試論杜甫詠物詩所體現的中庸思想〉，《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1-13。

¹³周艷菊：〈杜甫詠雨詩的情感分析〉，《株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校報》第12卷第6期，2007年12月，頁52-55。

¹⁴薛世昌：〈鳳凰意象：杜甫的精神圖騰〉，《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1期，2008年1月，頁34-37。

¹⁵黃奕珍：〈再論杜詩中的鷺鳥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3期，2005年6月，頁125-146。

貳、杜甫詠柏詩之創作背景

進行文學研究，可由以下三個路徑切入，一是「知人論世」，由作者人生歷程切入¹⁶；其二是「以意逆志」，從作者人格特質切入，進而觀察作品¹⁷。其三則是回歸作品本身，直接從詩藝進行探索。研究杜甫詠柏詩亦然，吾人可先由杜甫生活史中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切入；亦可以杜甫的個性心性為觀察點；更可直接品評杜甫詩藝技巧，解讀其詩歌內蘊。

杜甫以柏入詩作品共二十首，杜甫詩中以柏入詩題者計有二首，而以柏入詩句者則有十八首。除了〈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作於天寶八載，其餘均為天寶十五載以後作品。以下將從杜甫詠柏詩之創作時空背景與人生歷程切入，以提供解讀杜甫「柏」詩內蘊之觀察角度。

一、長安安史亂起時期

杜甫詠柏詩作於安史亂起之長安時期者有〈送率府程錄事還鄉〉、〈三川觀水漲二十韻〉、〈義鵲行〉。例如，作於安祿山亂起隔年的五古歌行〈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¹⁸

杜甫長安求官十年，終於在天寶十四載(755)獲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一職，掌管門禁鎖鑰。天寶十五載初春，其同僚程錄事去職返鄉，行前特攜酒饌前來道別，杜甫有感而作詩贈別，故此詩原注：「程攜酒饌相就取別」。

杜甫作此詩之時，其外在環境正是國家因安祿山之亂而政治社會風雨飄搖之時，再加以天寶十三載(754)長安因霖雨六十餘天水患成災而致使米價騰貴，就內在條件而言，這一時期的杜甫，長期失業、生活窮困、身體漸漸衰弱，家中幼子也因無米而餓死；此外，杜甫個人仕途多舛，長安求官十年，卻僅得一管理門禁鎖鑰的末職，這與其「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¹⁹胸中大志落差甚大。如此內、外因素交相逼的壓力下，使杜甫〈送率府程錄事還鄉〉詩中充滿了對時代不滿、感時憂世的情懷。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則作於玄宗天寶十五載(756)，杜甫時年四十五歲，詩中云：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不有萬穴歸，

¹⁶ 《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見《四書讀本》，臺南：大孚，1990年，頁597。

¹⁷ 《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見《四書讀本》，頁570。

¹⁸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卷之五，北京：中華，1989年，頁343。

¹⁹ 《杜詩詳註》卷之一，頁73。

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砂圻岸去，激壑松柏禿。……
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
眾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²⁰

安史亂後，杜甫於初夏離開長安，至奉先攜家人避難白水舅氏家，不料安祿山之亂擴大，白水失陷，杜甫攜家避難鄜州，途中經過三川縣時作此詩。王嗣奭《杜臆》云：「余謂三川水漲，謂之賦可，謂之比亦可。本賦水漲，而忽云『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分明謂率土來王，如萬水朝宗，而狂胡僭號，天子播遷，似泉湧漲而江海覆也。」²¹

〈義鵲行〉則是作於肅宗乾元元年，杜甫時年四十七歲，詩中言：

陰崖二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
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烟。斯須領健
鵲，痛憤寄所宣。……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為義鵲行，用激壯士
肝。²²

杜甫於前一年(至德二年)從長安西城逃出投奔肅宗於鳳翔，獲肅宗授以左拾遺官職，掌供諷諫、廷諍。杜甫與肅宗宰相房琯乃布衣之交，未出仕之前已是好友。安史亂起，房琯因向玄宗提出分權建議，而引起太子李亨不滿。肅宗於靈武即位後，玄宗迫於現實，只好派房琯持傳國玉璽授與新皇帝，從此房琯成為肅宗宰相，但肅宗對房琯心有嫌隙，終因董庭蘭受賄事而決心罷黜房琯宰相職位。杜甫因上疏聲援宰相房琯²³，而遭肅宗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杜甫作此詩，藉義鵲殺蛇事，寄寓遭貶感慨。

二、秦州逃荒流離時期

杜甫逃荒流離之秦州時期有〈佳人〉、〈空囊〉二首柏詩。〈佳人〉作於肅宗乾元二年秋(759)，此詩曰：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²⁴

杜甫遭貶華州司功參軍，職務瑣碎繁雜到幾令「束帶發狂欲大叫」²⁵。再者，杜甫與華州郭使君相處不睦，更加以華州一帶天旱不雨，關中地區爆發大規模飢

²⁰ 《杜詩詳註》卷之四，頁 304。

²¹ [明]王嗣奭：《杜臆》，臺北：中華，1970年，頁 40。

²² 《杜詩詳註》卷之六，頁 474。

²³ 《舊唐書·文苑本傳》：「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見[清]浦起龍撰：《讀杜心解》，臺北：鼎文，1979年，頁 12。

²⁴ 《杜詩詳註》卷之七，頁 552。

²⁵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生動敘述了杜甫公牘勞形，抑鬱厭倦之情景：「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來皆是蝎，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參《杜詩詳註》卷之六，頁 487。

荒，領取之俸祿無法維持一家生計，再加上史思明之亂方熾，如此人禍天災，內外交逼情況下，杜甫遂選擇辭官²⁶，攜家往秦州投靠族侄杜佐。〈佳人〉即在這時空背景下所作之詩，藉寫棄婦寓寄仕途多蹇遭遇。

〈空囊〉亦作於秦州時期，詩中云：

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²⁷

肅宗乾元二年秋(759)，杜甫攜家避亂秦州，投靠族侄杜佐。秦州地瘠民貧，生活艱難，衣食生活困頓的杜甫，曾靠採藥製藥維持生計，最後終於因「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而選擇離開僅僅居住三個多月的秦州前往同谷，豈知同谷生活竟遠比秦州艱困，使杜甫經歷前所未有的磨難，甚至必須挖掘黃獨撿拾橡栗充飢，²⁸，〈空囊〉即是在這種生活條件極度匱乏的窘境下自嘲之作。

三、成都草堂安居時期

杜甫草堂安居之成都時期作有〈蜀相〉、〈病柏〉、〈韋奉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三首柏詩。〈蜀相〉作於上元元年春天(760)，詩中言：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²⁹

杜甫同谷生活艱難更甚秦州，為了維生，杜甫舉家進入蜀地成都。上元元年，歷經漂泊困頓的四十九歲杜甫，在親友的資助之下，於西郭浣花溪畔萬里橋西營建草堂而居，終於有了相對安定的生活，並且四出遊歷。上元元年春天，他尋訪成都武侯祠拜謁諸葛孔明，並寫下〈蜀相〉一詩，除憑弔古代先賢，借古述今，更也抒發他內心的情懷與憂思。

〈病柏〉作於肅宗上元二年(761)，杜甫時年五十歲，此詩曰：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鷓鴣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³⁰

²⁶ 〈立秋後題〉表露辭官原因：「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參《杜詩詳註》卷之七，頁 544。

²⁷ 《杜詩詳註》卷之八，頁 620。

²⁸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參《杜詩詳註》卷之八，頁 693。

²⁹ 《杜詩詳註》卷之九，頁 736。

³⁰ 《杜詩詳註》卷之十，頁 851。

是年仲秋八月，杜甫成都草堂遭怒號秋風捲去³¹，這一場來勢洶洶的秋風，不僅刮走了杜甫全家賴以遮風避雨的三重茅，以致「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³²草堂既毀，家園前的老栴樹為風雨所拔，令杜甫不免有「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栴樹為風雨所拔歎〉)³³之嘆，杜甫遂一連寫了〈病栴〉、〈病橘〉、〈枯椶〉、〈枯栴〉，除忠實紀錄了自己的生活狀況，也寓寄內心之慨歎。〈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作於廣德二年(763)六月，詩中言：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
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
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
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³⁴

代宗廣德元年(763)，安史之亂八年以來，杜甫在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的流離顛沛之後，不免有人世滄桑，浮生若夢之感，是年春天剛喜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孰知冬天長安又因吐蕃作亂而淪陷，代宗倉皇奔陝，杜甫遂於次年春初攜眷避亂閬州，欲從嘉陵江出峽，此時卻又因得知黃門侍郎嚴武再度出任成都尹兼劍南東西川節度使，而改變既定行程，並且於暮春折返成都擔任節度使署中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³⁵此詩為杜甫擔任嚴武幕府幕僚時所作。

(四)夔州年衰臥病時期

杜甫年衰臥病之夔州時期作有〈古柏行〉、〈夔州歌十絕句其九〉、〈送高司直尋封閬州〉、〈元日示宗武〉、〈人日〉等柏詩。

〈古柏行〉與〈夔州歌十絕句其九〉乃代宗大曆元年(766)杜甫移居夔州時，拜謁夔州先主廟與武侯廟時所作，〈古柏行〉曰：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
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³⁶

〈夔州歌十絕句其九〉則云：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37

³¹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詳實紀錄了當時茅屋受凌厲秋風掃蕩之後的雜亂破落景象：「八月秋風高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罌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參《杜詩詳註》卷之十，頁 831。

³²《杜詩詳註》卷之十，頁 832。

³³《杜詩詳註》卷之十，頁 830-831。

³⁴《杜詩詳註》卷之十三，頁 1152。

³⁵《舊唐書·文苑本傳》：「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見《讀杜心解》，頁 14。

³⁶《杜詩詳註》卷之十五，頁 1357。

³⁷《杜詩詳註》卷之十五，頁 1302。

在這前一年，杜甫辭去了嚴武幕府職務，除了深覺處理瑣屑公文的幕僚工作有負平生大志³⁸；也有感髮鶴體弱，諸病纏身³⁹。辭去官職後，杜甫攜家人乘船沿江南下，輾轉五個月的州船勞頓，致使肺病、風痺發作，不得不在雲安養病，等病況轉好，才又於大曆元年夏天來到夔州，度過了將近兩年間靜養病的晚年生活。這一時期的相關作品有〈武侯廟〉、〈謁先主廟〉、〈諸葛廟〉、〈八陣圖〉。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作於代宗大曆二年(765)冬至後，此詩言：

……初聞伐松柏，猶臥天一柱。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⁴⁰

這一年的杜甫雖得以在夔州安頓耕稼，但病體卻違和，然則即便瘡疾復發，肺病與糖尿病等慢性病也時好時壞，耳朵也已聾，杜甫之以詩送別大理寺高司直入蜀，除敘往惜別，更也勸勉守疆衛土，愛國之情溢於言表。

〈元日示宗武〉、〈人日二首〉均作於代宗大曆三年春(766)，〈元日示宗武〉曰：

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床。⁴¹

〈人日二首〉則云：

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⁴²

因為得到柏中丞之禮遇照顧，杜甫得以卜居夔州瀼西草堂，並擁有四十畝柑林。時年五十七歲的杜甫，儘管夔州生活衣食相對安穩，病體卻是更加孱弱，除了兩度瘡疾纏擾而臥病多時，多年糖尿病、頭風、肺痿等慢性疾病，導致手抖、右臂偏枯、耳聾、腰腳衰、齒落。身體衰病，客居他家，總有漂泊滄桑之感而益加思念故鄉⁴³，〈元日示宗武〉、〈人日二首〉將其老病異鄉客心境深刻表露。

參、杜甫詠柏詩之意象內涵

杜甫詠柏詩之意象內涵有「表徵高志」、「比德武侯」、「想望壽命」，分別表徵著生命不同時期對「柏」所產生的心靈共感。其中，「表徵高志」之意象，較集中見於安史亂起之長安時期與逃荒流離之秦州時期；「比德武侯」之意象，則見於草堂安居之成都時期與年衰臥病之夔州時期；「想望壽命」則是集中見於年衰臥病之夔州時期。茲以下條列論述其意象內涵：

³⁸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參《杜詩詳註》卷之十四，頁 1201。

³⁹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參《杜詩詳註》卷之二十四，頁 1179。

⁴⁰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一，頁 1828。

⁴¹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一，頁 1849。

⁴²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一，頁 1855。

⁴³ 〈冬至〉：「年年至日常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參《杜詩詳註》卷之二十，頁 1823。

一、表徵高志

柏樹因屬常綠大喬木，其樹聳直，材質密緻耐久、芳香姿美，被古人視為百木之長。《六書精蘊》中有柏之命名緣自其樹木本身的貞德屬性記載：「柏，陰木也，木皆屬陽，而柏向陰，指西，蓋木有貞德者，故字從白，白，西方正色也。」⁴⁴ 祁家林〈談詠物詩的審美特徵〉則曰：「人們之所以吟詠自然物，自然物之所以能寄寓人的思想情感，就是因為人類在長期實踐過程中自己的精神、品味、志節與自然物的某些相類似的特徵聯繫起來，借用自然物來形象地顯現人的本質和本質力量。」⁴⁵ 柏木之自然屬性召喚著詩人易感的詩思。

杜甫詩中之「柏」，往往是高志表徵之自詠，茲以下透過〈送率府程錄事還鄉〉、〈義鵲行〉、〈佳人〉、〈病柏〉、〈空囊〉等柏詩，析論其表徵高志意象：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詩中運用對偶技巧聯繫「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與「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藉以烘托出程錄事之才氣卓立。最後更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修蛇蟄。」除了以管仲與鮑叔牙之交，類比兩人不凡情誼，更以之與柏樹之「質密、芳香、耐久、姿美、耐寒」等特質加以聯繫轉化，以肯定兩人情誼之堅貞。

〈義鵲行〉則是藉詩寫義鵲為蒼鷹殺白蛇之復仇故事，讚頌勇於助友之高尚品格，更以「黑柏」做為房琯高尚人格意象。詩中以擬人筆法，夾敘夾議，以寄寓自己因疏救房琯而貶為華州司功之感慨。杜甫寓意於鳥，藉物喻人，詩中開首四句即以充滿意象之「陰崖二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藉由「蒼」、「黑」、「白」等灰暗空濛之色調，鋪設出陰沉憂鬱、孤寂無奈之故事場景氛圍。「蒼鷹」，象徵房琯；「黑柏」則是杜甫對於房琯高尚人格形象之暗喻，杜甫採用側寫筆法，以象徵品德之黑柏，烘托房琯人品之高。杜甫為救房琯，曾以「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⁴⁶等直言上疏忠諫肅宗，而「白蛇」正是進讒言謗陷房琯的賀蘭進明象徵；「義鵲」則是自己疏救房琯的轉化。詩末更以「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讚頌人生互相許諾的情份，有的也在顧盼之間就顯現出來，以此作為其與房琯之間情誼之註腳。

〈佳人〉乃杜甫藉寫戰亂中見棄婦人故事，發抒自己政治見棄、壯志未酬之詩。杜甫以「賦」之手法讓女主人翁進行長篇獨白：

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

⁴⁴ 李時珍：《本草綱目》第 19 冊木部，臺北：商務，1968 年，頁 19。

⁴⁵ 祁家林：〈談詠物詩的審美特徵〉，《河北學刊》第 2 期，1983 年，頁 38。

⁴⁶ 《讀杜心解》，頁 14。

倚修竹。⁴⁷

詩中以夾敘夾議之獨白，既傾訴個人不幸遭遇，更慨歎人情世事之冷酷。此外，杜甫更用對偶修辭技巧，以「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塑造佳人之形象，「摘花不插髮」意味無心於外貌修飾，甘於寂寞安貧；「采柏動盈掬」則是讚美其高尚自持、堅貞守節之品格。杜甫通過佳人這個藝術形象，既詠亂世棄婦之痛，更也寄託了自己身世之感。

〈病柏〉則是借助枯樹病木述說懷才不遇，民生疾苦和國家衰微的感慨。⁴⁸整首詩從柏樹之盛狀敘起，繼而形容柏樹之衰貌，最後以感慨之意作結。詩中曰：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鷗鴉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柏」原本應具有堅定、強大之審美形象，但此詩卻在「柏」之前加上「病」字做為形容詞，以賦予「柏」以「病」貌，展現出違反常態之審醜形象。

從「物感」原理觀之，人與樹之間存有甚多相類似處，樹之經霜歷雪，如同人生之浮沉榮辱；樹之獨處荒境孤立，一如人懷才不遇之孤寂；樹之抵風抗雨頑強生存，正如人面對困境之不屈不撓。因此，當杜甫眼見草堂遭怒號秋風捲去，整個住所狼狽破敗，家園前的柘樹、柏樹、柑橘樹、櫻數為風雨所摧殘時，不由得反思起自己的人生起伏，以及國家的前途命運。浦起龍曰：「〈病柏〉，比也。志士失路，用以自況焉。」⁴⁹詩中所云「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不僅點出了季節，更以柏象徵自己志潔不遇的處境。

〈空囊〉以幽默自嘲之筆，詩寫因不甘與世同流而逃荒秦州之艱困生活。詩中言：

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

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⁵⁰

此詩首聯以傳說中的仙人超塵絕世，以柏實朝霞為餐，嘲諷自己因生活窮困，也只能學學仙人之以柏實朝霞止飢。頷聯則揭示自己之所以仕途艱難，乃根源於不願隨俗苟且，以致淪落到三餐不繼。頸聯則以生動之筆，從「不爨」、「無衣」概括出飢寒交迫之窘狀。尾聯再度以戲謔之筆，自嘲未免一貧如洗而愧對口袋，所以留一錢看守空囊。杜甫寧食柏實、餐朝霞、不爨、無衣，也不因吾道艱難，而與世人共鹵莽，其高志潔操不言而喻。

⁴⁷ 《杜詩詳註》卷之七，頁 552。

⁴⁸ 張婷婷：〈杜甫的枯樹詩與庾信的枯樹賦〉，《語文學刊》第 6 期，2010 年，頁 93-94。

⁴⁹ 《讀杜心解》，頁 92。

⁵⁰ 《杜詩詳註》卷之八，頁 620。

二、比德武侯

在杜甫〈蜀相〉、〈夔州歌十絕句其九〉、〈古柏行〉等詩作中，杜甫將柏樹所呈顯之崇高、巨大、茂盛、質實等外在形式美，與他所體現於諸葛亮的品德、才智、成就等內在素質美相連結，進行了比德審美連結。

三國時代蜀國良相諸葛亮人品肅穆清高，向為世人所追慕景仰，而其政治家、軍事家之名士風範、與劉備君臣之間的遇合、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遺憾，令後人喟嘆不已。杜甫是歷代詩人中，最瞭解欣賞諸葛亮者，其詠史懷古詩中，屢屢歌詠諸葛亮，⁵¹這些作品具深沉的「古今相形」時空意識，對諸葛亮風雲際會但壯志未酬的一生，充滿自傷不遇共感。杜甫在〈蜀相〉與〈古柏行〉中，均「將視野延伸到整個歷史過程中，時序的箭頭指向過去的一極，表現出對歷史人物的緬懷神往極肯定性評價，同時還夾雜著一些身世之感。」⁵²其〈蜀相〉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⁵³

此詩首聯「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表現出詩人久已嚮往的傾羨之情，句首稱「丞相」而不是「蜀相」，其人對諸葛亮之景仰不言而喻。在杜甫心目中，諸葛亮已不只是蜀國的宰相。從老柏到諸葛亮，杜甫運用了「對偶」的修辭技巧使之產生聯繫，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言：

中國古代的詩人常常打破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在廣闊的背景上自由地抒發自己的感情。而對偶便是把不同時間和空間的意象連接起來的一種很好的方法。⁵⁴

〈蜀相〉中間兩聯「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前兩句寫眼前祠內景物，後兩句寫蜀漢時代的歷史場景，這裡杜甫運用了「時空設對」⁵⁵的對偶格式，讓詩中之場景由眼前景物大跨度的轉移上溯到五百多年前的三國時代。此詩頷聯以「碧草自春色」、「黃鸝空好音」帶出這座昔日香火繚繞的祠堂今日之寂寥荒涼，不但捕捉諸葛亮當時之心境，更發抒個人歷史慨歎。而頸聯「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表面上寫劉備為一統天下救蒼生而三顧茅廬，實則是以「側面烘托」的筆法，凸顯諸葛亮其人之非

⁵¹杜甫吟詠諸葛亮之詩有：〈詠懷古蹟五首其五〉、〈古柏行〉、〈蜀相〉、〈八陣圖〉、〈武侯廟〉、〈遣興五首其一〉、〈夔州歌十絕句其九〉、〈八哀詩〉、〈諸葛廟〉、〈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相缺失時崔卿權夔州〉、〈五侯祠〉、〈承聞故房相公靈襯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赤霄行〉、〈謁先主廟〉等多首。

⁵²李浩：《唐詩的美學詮釋》，臺北：文津，2000年，頁46。

⁵³《杜詩詳註》卷之九，頁736。

⁵⁴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87年，頁73。

⁵⁵陳淑彬：《重讀杜甫—修辭藝術與美學刻銘》，臺北：文津，2001年，頁43。

凡雄才大略，才能受到劉備如此器重。而諸葛亮也不負劉備之託，忠於前後二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此，詩人不禁感慨「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末王嗣奭《杜臆》評此二句：「乃以伊、呂之具，出師未捷，身已先死，所以流千古英雄之淚也。蓋不止為諸葛悲之，而千古英雄有才無命者，皆括於此，言有盡而意無窮也。」⁵⁶此詩雖非專為詠柏之作，但在杜甫心中，那傳說中當年由諸葛亮親手栽種的參天古柏，早已和諸葛亮高大雄偉形象合為一體，成為一種典範的精神象徵。

杜甫於永泰元年(765)五月離開成都，在夔州(今四川奉節縣)居住了近二年之久，期間輾轉流徙於魚復、赤甲、瀼西、東屯，並患有肺病、風濕、糖尿病、瘧疾等痼疾。老病飄零讓詩人感喟更多，思國憶鄉，懷親朋念故友，關心窮苦百姓，憂國傷時。大歷元年(766)〈夔州歌十絕句〉詩寫了夔州山川、形勢、古跡等景物風光。其中第九首是藉詠武侯祠前古柏，歌頌武侯精神千古長存，以及詩人對諸葛亮的景仰之情，全詩流露對物懷人的心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

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⁵⁷

詩中吟道：諸葛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令人千古難忘。他立下的典範就像祠堂中那參天的古柏一樣與世長存。雖然正值蜀中嚴武的部將崔旰叛變而大亂，但是幸好有這武侯祠裡的古柏，不但可供納涼於炎炎夏日，更可解羈旅之情於隆隆戰火。

寫罷〈夔州歌十絕句〉，杜甫於同年以〈古柏行〉再次歌詠夔州武侯祠前古柏：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
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
苦心豈容客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58

王嗣奭《杜臆》曰：「成都、夔州各有孔明祠，祠前各有古柏。此因夔州之柏而并及成都，然非詠柏也。」⁵⁹在杜甫心目中，諸葛亮的身影與廟前古柏「冥冥孤高多烈風」連結在一起，所謂「古來材大難為用」既詠古柏、諸葛亮，更是自詠。王嗣奭《杜臆》曰：「公平生極讚孔明，蓋有竊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盡其用，

⁵⁶ 《杜臆》，頁 120。

⁵⁷ 《杜詩詳註》卷之十五，頁 1302。

⁵⁸ 《杜詩詳註》卷之十五，頁 1357。

⁵⁹ 《杜臆》，頁 243。

公常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中而結以『材大難為用』，此作詩本意，而發興於柏耳。」⁶⁰杜甫的人生境遇與性格志向，讓他對諸葛亮這位歷史人物起共鳴之感，然則斯人已逝，眼前一片參天巨柏遂成了詩人移情的對象，睹柏思人，也將自己一生的不得志藉詠柏以寄託其中。

〈古柏行〉也是運用「時空設對」的對偶格式，第一段「孔明廟前有老柏，……樹木猶為人愛惜。」讓詩中之場景由眼前的夔州武侯祠前巍峨、堅挺、奇崛、頑強的古柏形象，大跨度的轉移上溯到昔日劉備與孔明之間的君臣遇合，以映射出對諸葛亮生平際遇與勛業的崇敬欽慕。第二段「憶昨路繞錦亭東，……正直元因造化功。」再度以「時空設對」技法，通過「側面烘托」，將眼前夔州古柏與昔日成都古柏加以相互映對，「既是寫成都，又是寫夔州；既是寫柏，又是寫人。通過議論和抒情，對諸葛亮的高尚精神與歷史功績進行了熱烈的讚頌。」⁶¹第三段「大廈如傾要梁棟，……古來材大難為用。」則是熔匯敘述、議論、寫景、抒情寫法，既寫柏，亦寫人；既詠志士幽人，也是自詠。

無論是做為詩中的一個意象，或是做為吟詠的中心，孔明廟前的古柏絕對不僅僅是一個被描述的客體，而是杜甫心目中諸葛亮人格特質的最好象徵。從物質性狀來說，柏樹因樹齡極久、材質堅緻的優良材質，被視為是棟樑之材，這種特質正足以比擬諸葛亮在蜀國所肩負起的重責大任。從精神品格上說，柏樹經霜耐寒的不凋特質，也正是諸葛亮高潔人格的寫照。透過描寫武侯廟古柏，杜甫詠懷諸葛亮人格功業，更抒發了一己幽怨之志。

三、想望壽命

柏樹以其質堅耐久，向被視為可避邪延壽之木。《本草綱目》有言：「柏性後凋而耐久，稟凝之質，乃多壽之木，元日以之浸酒，辟邪。」⁶²；《荊楚歲時記》亦云：「正月一日，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錫，下五辛盤，造桃版著戶，謂之仙木，按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耐老，柏是仙藥。」⁶³元月一日，新歲之始，家族長幼團聚一堂，端正衣冠、慎重敬事，供奉柏酒、五辛盤等祭品於祖先神明之前，祭畢家族共飲柏酒，祈眉求壽徵象不言可喻。

杜甫一生貧病交襲，身歷烽火戰亂、骨肉離散的苦難年代之後，杜甫詩中不時流露勘破世間功名富貴的淡然，如：〈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⁶⁴藉寫孔巢父無心功名富貴亦自詠；〈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也以「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⁶⁵藉詩寫盛唐時期著名畫家曹霸的一生兼自詠。唐代是一個人人對功名富貴積極進取的輝煌時代，年

⁶⁰ 《杜臆》，頁 243。

⁶¹ 夏松涼：《杜詩鑑賞》，遼寧：遼寧，1986 年，頁 435。

⁶² 李時珍：《本草綱目》第 19 冊木部，臺北：商務，1968 年，頁 78。

⁶³ 《荊楚歲時記》，《歲時習俗資料彙編》第 30 冊，臺北，藝文，1968 年，頁 5。

⁶⁴ 《杜詩詳註》卷之一，頁 54。

⁶⁵ 《杜詩詳註》卷之十三，頁 1148。

輕時的杜甫也曾意氣鋒發，然此時的心境，已然全無當年的躍躍欲試，走入黃昏暮年，功名無著，面對的卻是不勝唏噓的老與病。對照杜甫〈登岳陽樓〉所寫：「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⁶⁶此詩作於大歷三年（768），年已五十七歲的杜甫，登臨岳陽樓有感而作。當時杜甫攜家帶眷自夔州到嶽陽，登樓遠眺，眼前之景，深觸心中之情。不禁慨歎親朋老友們沒有一點消息，年老且生病只能孤獨困在船上。其〈短歌行贈王郎司直〉也寫著：「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⁶⁷生命過程中，那無法超脫的生、老、病、死陰影，那些理想的實現、壯志的完成，如何得以實踐？於是在這歲華更新的元日，喝上一杯柏葉酒，聊慰多病殘喘之身心。其〈元日示宗武〉曰：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

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床。訓喻青衿子，名慚白首郎。

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歌淚數行高。⁶⁸

此詩乃大歷二年(767)杜甫夔州時期作品，詩中對兒子的未來充滿期許，除了勉勵宗武努力建功立業、光大宗氏之外，也感傷於時光之流逝、年華健康之不再。第六、七句寫到「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床」這柏酒就像那張雖簡陋卻溫暖的小床，小小一杯在這飄泊無依的歲月裡，溫暖老病之身，也安頓了孤寂的靈魂。「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床」，語極簡易，平直如白話。杜甫在此運用純熟的「簡化技巧」，以有限的、簡潔而凝練的語言，表現無窮的蘊涵。於是鏡頭由景到情，由實到虛，再由情回景，由遠而近，將老病、孤寂、飄泊的時間、空間情緒聚焦，濃縮在小小一杯柏酒之中。

〈人日其二〉則云：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裡金花巧耐寒。

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69

人日乃指正月初七，唐代又稱「人盛節」。兩漢魏晉以來江南一帶人們，在正月初七這天，將七種菜合煮成羹湯，食之，據聞可以祛病避邪。並用五彩絲絹或金箔剪成人的形象貼在屏風上或戴在頭髻，作裝飾避邪，或剪紙花互相饋贈。所以人日又稱「人勝節」。⁷⁰傳說中「勝」乃西王母頭上所戴的裝飾品，西王母乃永生不死的崑崙山上神仙，其頭上所戴花草飾物，自然也被神秘氛圍籠罩，而被視為只要經由身體髮膚與之接觸，將也能感染西王母不死能耐的吉祥之物。杜甫依唐代習俗於人日戴勝飲柏葉酒，其壽命想望不言可喻。

⁶⁶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二，頁 1946-1947。

⁶⁷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一，頁 1886。

⁶⁸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一，頁 1849。

⁶⁹ 《杜詩詳註》卷之二十一，頁 1855。

⁷⁰ 喬繼堂：《中國歲時禮俗》，臺北：百觀，1993年，頁 23。

肆、杜甫詠柏詩之崇高美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有言：「詩是作者內心之反映，是心的投影，從詩句的文字可求得作者內心的志趣與襟抱，而這志趣與襟抱足以形成作品之風格與面貌。」⁷¹而「崇高」作為一個美學範疇，乃指審美對象具有「形體上巨大有力或精神上偉大雄渾，令人震驚或崇敬、神往的特性。」⁷²

人格內在素質的崇高，往往表現為承受巨大挫折，歷經艱難困頓，備受各種嚴酷摧殘卻不屈服，於是這種人格特質，遂予人以豐厚渾樸、韻意深遠之審美感知。

文學的崇高則是「通過由文詞建構起來的巨構，作者能夠完全把我們的心靈控制住，使我們心醉神迷的受到文章中所寫的那種崇高、莊嚴、雄偉以及其他一切品質的潛移默化。」⁷³杜甫詠柏詩受其時代離亂、窮厄困頓之經歷而得以淬鍊。杜甫生命遭逢之逆境，強化了其生命韌力，深化了其莊嚴沉厚之心志，故成就了其詩之崇高美。吾人若以「崇高美」角度審視杜甫詠柏詩，則其詩中所透顯之崇高美特徵有二：一、氣勢險峻奇崛--頓挫之崇高美；二、意蘊渾厚凝重--沉鬱之崇高美。茲條列論述如下：

一、氣勢險峻奇崛--頓挫之崇高美

崇高的審美對象，其外部形態大都呈現出一種險峻奇崛的氣勢。⁷⁴這種險峻奇崛的氣勢，表現在自然界中，其外部形式必是粗獷、險峻、奇崛，例如黃山因其兼具大、險、奇之特色而崇高；表現在社會中，則是承受巨大挫折，歷經艱難險阻而不改其志，例如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古往聖賢即因「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⁷⁵而成就其人格之崇高美；表現在文學藝術中，則是「打破平衡原則，違反和諧規律，造成一種形式上的不均衡，不協調。」⁷⁶

杜甫其人其詩，均具崇高美特質。就杜甫個人而言，其一生經歷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四朝；目睹大唐江山盛極而衰；一生夾處在政治挫折、貧窮、飢餓、疾病與逃亡之間而顛沛流離。五十九年生命走完抑鬱的人生旅途，從河南鞏縣出發，走過洛陽仁風里→河南鄆城→山西郇城→吳越→洛陽→齊趙→兗州→洛陽→河南鄆城→梁宋→齊魯→長安→白水→奉先→長安→白水→鄜州→長安→鳳翔→鄜州→長安→秦州→同谷→成都→綿州→梓州→閬州→成都→忠州→雲安→夔州→江陵→公安→岳陽→病故於潭州湘江上。生命歷程的艱辛，淬煉出其忠君、憂民、義友的人格崇高美。

⁷¹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巨流，1977年，頁256。

⁷² 邱明正、朱立元：《美學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2007年，頁41。

⁷³ 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卷），北京：北京大學，1985年，頁119。

⁷⁴ 紀水河：《美學理論綱要》，長沙：湖南人民，2011年，頁228。

⁷⁵ 《孟子·告子下》，《四書讀本》，頁640。

⁷⁶ 《美學理論綱要》，頁229。

王世貞〈藝苑卮言〉有言：「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使人慷慨激烈，唏噓欲絕者，子美也。」⁷⁷王所言之「奇拔沉雄」、「慷慨激烈」即指杜詩之「險峻奇崛的氣勢」。

險峻奇崛的氣勢表現在杜甫詩中，是「頓挫」的語言風格，「頓挫」的語言風格可以因「句型長短參差」而形成。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上曰：

文以養氣為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⁷⁸

此中所言「振蕩其勢，迴旋其姿」即是營造出「險峻奇崛的氣勢」。黃永武則認為讓句型長短參差，適合表現激動的情感，其《中國詩學·鑑賞篇》曰：「雜言的古體詩，長短參差，如果用來與情感配合，感情嚴肅時用嚴整等長的句型，感情激動時用特長句或特短句。」⁷⁹就以杜甫詠柏詩為例，杜甫詠柏詩利用「句型長短參差」營造險峻奇崛的氣勢，例如七古歌行〈韋奉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全詩以七言書寫，明以寫馬，暗以寫人。詩中先讚美曹霸畫馬技術之高超，並且追敘當年曹霸畫馬時所得到的榮寵，繼而集中特寫九馬圖之神妙姿態，最後回到現實，以今昔之感作結，杜甫雜以「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十言長句之突兀收尾，以見其情感之翻騰，昔日玄宗盛世良馬英姿已不再，玄宗金粟山陵墓前也只剩林鳥的啼雨呼風，字裡行間流露杜甫對先帝忠誠之意，這中間的滄海桑田，正如浦起龍《讀杜心解》所言：「身歷興衰，感時撫事，惟其胸中有淚，是以言中有物。」⁸⁰

杜詩險峻奇崛氣勢的營造，也表現在「句法對映反襯」上。黃慶萱《修辭學》曰：「在語文上，把兩種不同的，特別是相反的觀念或事實，對列起來，兩相比較，從而使語氣增強，使意義明顯的修辭方法，叫做『映襯』。」⁸¹例如，杜甫〈佳人〉既是描寫戰亂時被遺棄卻始終保持自己堅貞高潔的女子，也是不遇之感的自詠。杜甫在用賦的手法描寫家人孤苦生活的同時，也以對襯之比興方法，以「摘花不插髮」意謂無意修飾，又以「采柏動盈掬」比喻女子貞心不改。杜甫以「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將「插花」與「采柏」這兩個代表「外飾」與「內修」的內外相反事物作對比，以產生品格高潔之鮮明意象，予人強烈的崇高美意蘊感受。

二、意蘊渾厚凝重--沉鬱之崇高美

一首具崇高美的詩，其外部特徵往往呈現險峻奇崛的氣勢，而其內部特徵則具渾厚凝重的意蘊。「崇高的事物，總是在其粗獷強悍、險峻奇崛的外部形式中，

⁷⁷ [清] 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1983年，頁1005。

⁷⁸ [清] 丁福保：《清詩話》，臺北：明倫，1971年，頁535。

⁷⁹ 《中國詩學·鑑賞篇》，頁186。

⁸⁰ 《讀杜心解》，頁292。

⁸¹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1975年，頁287。

包含著深沉渾厚、古樸凝重的內在意蘊，具有一種沉雄蒼涼的意境。」⁸²渾厚凝重的意蘊表現在杜甫詠柏詩中，即是「沉鬱」的語言風格。杜詩渾厚凝重意蘊的語言，往往表現在「語類悲涼哀愴」上的，蓋杜甫終其一生與戰亂、流離、貧病、困頓為伍，心境經常沉鬱不暢，其詠柏詩中亦多悲涼哀愴的語類。例如：〈送率府程錄事還鄉〉「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澀」；〈佳人〉「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空囊〉「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蜀相〉「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病柏〉「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古柏行〉「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夔州歌十絕句其九〉「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元日示宗武〉「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人日二首〉「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等詩中所出現「泣」、「悲」、「零落」、「寒」、「淚」、「哀」、「愁」、「淚」、「冥冥」、「孤」等語彙，均予人以沉鬱悲涼之意象。

杜詩渾厚凝重意蘊的營造，也表現在「色調灰暗空濛」上。孫克寬《杜詩欣賞》便認為杜甫詩中「灰暗」色調之運用最多，所以讀杜詩往往感受到一種悲涼沉鬱的氣象。⁸³例如：〈送率府程錄事還鄉〉「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義鶡行〉「陰崖二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古柏行〉「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人日二首〉「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等詩中所出現「白」、「蒼」、「黑」、「青銅」、「黛」、「紫」等灰暗空濛色調，均予杜詩以渾厚凝重之意蘊。

杜詩渾厚凝重意蘊的營造，亦表現在「入聲仄字聲情」上。例如：〈古柏行〉「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以「落落」、「踞」、「得地」、「烈」等一連串の入聲、仄字，營造出音沉氣促的不合諧音響，以暗示出沉重苦悶之情。此外，杜詩渾厚凝重意蘊的營造，更表現在「物類典故類比」上。例如：〈義鶡行〉寫義鶡為蛇復仇故事，實隱含自己疏救房琯之義；〈佳人〉寫受棄之婦實隱含自己政治見棄、壯志未酬的苦悶；〈病柏〉寫受摧之柏，實隱含自己直節具傷之苦；〈蜀相〉則是寫武侯出師未捷身先死，實隱含自己生逢亂世、壯志難伸之鬱壘。

伍、結語

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亙古璀璨的明珠，其詩歌紀錄五十九年生命，更見證唐代由盛極而衰之歷史軌跡。杜甫詠物詩不但數量多，而且體裁廣闊、命意深遠，其中的興寄傾向十分明顯。柏樹自《詩經·柏舟》伊始，便是詩人生命狀態象喻，歷代詩人藉大量詠柏詩，反覆地將自己的精神、品味、志節與柏樹「質密、芳香、耐久、姿美、耐寒」等特質加以聯繫轉化，通過柏與人格之認同，肯定詩人自我生命價值。

杜甫以柏入詩之二十首作品中，有十九首創作於安史亂起以後，這些詠柏詩除繼承《詩經》詠柏之「貞德隱喻」與「壽命想望」傳統，更成功的塑造了三國

⁸² 《美學理論綱要》，頁 229。

⁸³ 孫克寬：《杜詩欣賞》，臺北：學生，1974 年，頁 69。

英雄諸葛亮的不凡藝術形象，其比德武侯詠柏詩寫，讓柏樹與諸葛亮之間，在文學中僅僅的連結在一起，而成為其後詩人摹寫的重要主題。例如：晚唐詩人雍陶〈武侯廟古柏〉：「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峰。此中疑有精靈在，為見盤根似臥龍。」⁸⁴表為描摹古柏形貌，實則讚詠武侯人格特質；李商隱〈武侯廟古柏〉：「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闕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燕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歷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為問昭融。」⁸⁵借詠廟前古柏，以同樣受後世追念的馮異、昭公類比，讚頌一代賢相諸葛亮對劉備的矢志忠誠，這些都可見到杜甫詠柏詩之影響。

韓愈〈荊潭唱和詩〉曰：「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詞易好。」⁸⁶杜甫生命遭逢之逆境，強化了其生命韌力，深化了其莊嚴沉厚之心志，故成就了其詩中「險峻奇崛的氣勢」與「渾厚凝重的意蘊」之「沉鬱頓挫」崇高美。因「句型長短參差」、「句法對映反襯」的運用，其外在氣勢因險峻奇崛而顯現「頓挫」崇高美；因「語類悲涼哀愴」、「色調灰暗空濛」、「入聲仄字聲情」的運用，其內部意蘊因渾厚凝重而顯現「沉鬱」崇高美。杜甫這種沉鬱頓挫之崇高美，使其詩於中國文學史上立於不朽，而為後世示範。

⁸⁴ 《全唐詩》卷 518，臺南：粹文堂，1974 年，頁 5924。

⁸⁵ 《全唐詩》卷 539，頁 6162。

⁸⁶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1984 年，頁 1960。

參考書目

一、古籍

-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1984年。
-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香港：中華，1984年。
- 〔唐〕韓愈：《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世界，1960年。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第19冊木部，臺北：商務，1968年。
- 《荊楚歲時記》，《歲時習俗資料彙編》第30冊，臺北，藝文，1968年。
- 〔明〕王嗣奭：《杜臆》，臺北：中華，1970年。
- 〔清〕杭世駿：《禮記集說》，臺北：啟明，1933年。
- 〔清〕丁福保：《清詩話》，臺北：明倫，1971年。
- 〔清〕浦起龍撰：《讀杜心解》，臺北：鼎文，1979年。
- 王熙元：《論語通釋》，臺北：學生，1980年。
- 〔清〕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1983年。
- 《禮記·雜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1985年。
-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1989年。

二、專著

- 《八代詩選》(上)，臺北：廣文，1970年。
- 《中國文學史參考資料》，臺北：明倫，1971年。
- 孫克寬：《杜詩欣賞》，臺北：學生，1974年。
-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1975年。
- 王靜芝：《詩經通釋》，臺北：輔大，1981年。
- 林惠祥：《文化人類學》，臺北：商務，1981年。
- 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卷)，北京：北京大學，1985年。
- 邱燮友：《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臺北：福記，1985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巨流，1986年。
- 夏松涼：《杜詩鑑賞》，遼寧：遼寧，1986年。
-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87年。
-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1987年。
- 張清鐘：《古詩十九首彙說賞析與研究》，臺北：商務，1988年。
- 高政一：《四書讀本》，臺南：大孚，1990年。
- 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臺北：清流，1993年。
- 喬繼堂：《中國歲時禮俗》，臺北：百觀，1993年。
- 黃振民：《歷代詩評》，臺北：大中國，1994年。
-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1995年。
- 李浩：《唐詩的美學詮釋》，臺北：文津，2000年。

陳淑彬：《重讀杜甫—修辭藝術與美學刻銘》，臺北：文津，2001 年。

邱明正、朱立元：《美學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2007 年。

蕭麗華：《論杜詩沉鬱頓挫之風格》，風格：花木蘭，2008 年。

紀水河：《美學理論綱要》，長沙：湖南人民，2011 年。

三、期刊論文

洪順隆：《六朝詠物詩研究》，《大陸雜誌》第 56 卷第 3、4 期合刊，1978 年 4 月，頁 160。

祁家林：〈談詠物詩的審美特徵〉，《河北學刊》第 2 期，1983 年，頁 38。

胡大浚、蘭甲雲：〈唐代詠物詩發展之輪廓與軌跡〉，《煙台大學學報》第 3 期，1995 年，頁 22。

黃奕珍：〈再論杜詩中的鷺鳥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125-146。

劉詠濤：〈杜甫兩川時期的酒詩—兼談《李白與杜甫》中的有關論述〉，《成都大學學報》第 5 期，2005 年，頁 73-74。

李景焉：〈杜甫筆下的三國詩〉，《成都大學學報》第 6 期，2006 年，頁 66-72。

周艷菊：〈杜甫詠雨詩的情感分析〉，《株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校報》第 12 卷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頁 52-55。

薛世昌：〈鳳凰意象：杜甫的精神圖騰〉，《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34-37。

歐麗娟：〈杜甫詩中的妻子形象—地母/神女之複合體〉，《漢學研究》第 26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35-70。

周艷菊：〈杜甫詩中的漂泊感〉，《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第 14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77-79。

張婷婷：〈杜甫的枯樹詩與庾信的枯樹賦〉，《語文學刊》第 6 期，2010 年，頁 93-94。

宋金亮：〈杜甫「杜鵑詩」及其杜鵑情結〉，《延安大學學報》第 32 卷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96-101。

朱明明：〈試論杜甫詠物詩所體現的中庸思想〉，《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11-13。

四、學位論文

簡恩定：《杜甫詠物詩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82 年。

陳彩玲：《南宋遺民詠物詞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85 年。

俞玄穆：《宋代詠花詞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86 年。

歐麗娟：《杜甫詩之意象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1 年。

黃淑梅：《杜甫飲酒詩研究》，玄奘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0 年。

林雨臻：《杜甫詠雨詩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1 年。

Analysis of Connotation from Imagery and Beauty of Esteem from Du Fu's "Balled of the Old Cypress"

Yu-Fei Chung*

Abstract

Du Fu is clever at chanting objects, the chanting poetry are myriad with fine quality,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by committing the objects. Du Fu's Balled of the Old Cypress poem has not only succeeded the tradition of "metaphor" and "life desire" from Classic of Poetry, but also created Zhuge Liang's outstanding art impression by successfully used the imagery of cypress. The destitute and vagrant life has enriched Du Fu's personality and idea of poetry creation. Moreover, it brought up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of "Esteem". If we see the Balled of the Old Cypress poem from "Beauty of Esteem", there would show two characteristics of beauty of esteem from the poem: 1. The precipitous and rugged vigor 2. The nature and powerful connotation. The external features of Du Fu's Balled of the Old Cypress poem are "variety of sentence length" and "contrast of syntax" with the precipitous and rugged vigor, showing the beauty of esteem for "pause and transition". The internal features are "sorrowful words", "gray and blank shades" and "sentiment of entering tone and slanting words "with the nature and powerful connotation, showing the beauty of esteem for "gloomy". The beauty of esteem for gloomy, pause and transition has made the Du Fu's poetry everlasting.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using Du Fu's Balled of the Old Cypress poem as the research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meaning, traceability, background, imagery of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explorat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work, it features the imagery of connotation and beauty of esteem from Du Fu's Balled of the Old Cypress poem.

Keyword : Du Fu, Balled of the Old Cypress, Beauty of Esteem

*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